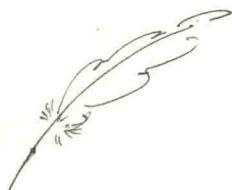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德] 迈尔 Heinrich Meier ● 著

政治哲学与启示宗教的挑战

Politische Philosophie und die Herausforderung
der Offenbarungsreligion

余明锋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政治哲学与启示宗教的挑战

Politische Philosophie und die Herausforderung
der Offenbarungsreligion

[德] 迈尔 Heinrich Meier | 著

余明锋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政治哲学与启示宗教的挑战/(德)迈尔著;余明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10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Politische Philosophie und die Herausforderung der Offenbarungsreligion

ISBN 978-7-5080-8188-5

I. ①政… II. ①迈… ②余… III. ①政治哲学—关系—基督教—研究 IV. ①D0②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0606 号

Politische Philosophie und die Herausforderung der
Offenbarungsreligion by Heinrich Meier

© Verlag C. H. Beck oHG, München 2013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3-1828

政治哲学与启示宗教的挑战

作 者 [德]迈尔
译 者 余明锋
责任编辑 陈希米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7.375
定 价 35.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施特劳斯集”出版说明

1899年9月20日,施特劳斯出生在德国 Hessen 地区 Kirchhain 镇上的一个犹太家庭。人文中学毕业后,施特劳斯先后在马堡大学等四所大学注册学习哲学、数学、自然科学,1921年在汉堡大学以雅可比的认识论为题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一直关切犹太政治复国运动的青年施特劳斯发表论文“柯亨对斯宾诺莎的圣经学的分析”,开始了自己独辟蹊径的政治哲学探索。三十年代初,施特劳斯离开德国,先去巴黎、后赴英伦研究霍布斯,1938年移居美国,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讲师,十一年后受聘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直到退休——任教期间,施特劳斯先后获得芝加哥大学“杰出贡献教授”、德国汉堡大学荣誉教授、联邦德国政府“大十字勋章”等荣誉。

施特劳斯在美国学界重镇芝加哥大学执教近二十年,教书育人默默无闻,尽管时有著述问世,挑战思想史和古典学主流学界的治学路向,身前却从未成为学界声名显赫的名人。去世之后,施特劳斯才逐渐成为影响北美学界最重要的流亡哲人:他所倡导的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学问方向,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教和学界的未来走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施特劳斯身后才逐渐扩大的学术影响竟然一再引发学界激烈的政治争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觉得,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理想心怀敌意,是政治不正确的保守主义师主;后现代主义者宣称,施特劳斯唯古典是从,没有提供应对现代技术文明危机的具体理论方略。为施特劳斯辩护的学人则认为,施特劳斯从来不与某种现实的政治理想或方案为敌,也从不提供解答现实政治难题的哲学论说;那些以自己的思想定位和政治立场来衡量和评价

施特劳斯的哲学名流,不外乎是以自己的灵魂高度俯视施特劳斯立足于古典智慧的灵魂深处。施特劳斯关心的问题更具常识品质,而且很陈旧: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施特劳斯不仅对百年来西方学界的这个老问题做出了超逾所有前人的深刻回答,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重新学习古典政治哲学作品。施特劳斯的学问以复兴苏格拉底问题为基本取向,这迫使所有智识人面对自身的生存德性问题:在具体的政治共同体中,难免成为“主义”信徒的智识人如何为人。

如果中国文明因西方文明危机的影响也已经深陷危机处境,那么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给中国学人的启发首先在于:自由主义也好,保守主义、新左派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也好,是否真的能让我们应对中国文明所面临的深刻历史危机——“施特劳斯集”致力于涵括施特劳斯的所有已刊著述(包括后人整理出版的施特劳斯生前未刊文稿和讲稿;已由国内其他出版社出版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及其起源》、《思索马基雅维利》、《城邦与人》、《古今自由主义》除外),并选译有学术水准的相关研究文献。我们相信,按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培育自己,我们肯定不会轻易成为任何“主义”的教诲师,倒是难免走上艰难地思考中国文明传统的思想历程。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甲组

2008 年

中译本序

—

政治哲学如今已是一个颇为流行的词语,以此为题的著作或文章不计其数,可人们对于何谓政治哲学,或许仍然少有深入的思考,大概也并不觉得有什么深思的必要。政治哲学嘛,顾名思义,是对政治的哲学思考;就像科学哲学、文化哲学或教育哲学等名词一样,所指无非哲学的一个分支领域。这种看法当然并不算错,可这与本书所讨论的“政治哲学”基本上是两回事,或者用作者迈尔自己的话来说,只有“擦边而过的关系”。迈尔有他自己的政治哲学概念。从全书构造来看,第一篇《为何政治哲学?》着力阐明这一概念,而另外两篇则是“对2000年这份纲领性草案的印证和充实”(前言,段4),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具体地规定政治哲学、将作者对政治哲学的独特理解区别于通常的流俗理解、深入阐发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实事领域和问题结构,正是这本书的主旨所在。

无论是在时间次序上还是在事理上,我们都首先生活于日常的意见世界之中。这个先在的生活世界以一系列“意见”或“熟知”为组成要素,这些要素构成了我们的共识,特别是我们在基本价值和习俗道德上的共识。共识既规范着我们的生活,又让个体感到熟悉和安稳,由此在根本上维系着政治体的秩序,组成了一个有着高度凝聚力和认同感的政治共同体,一个有着决断和行动能力的“共我”。对于这样一个生活世界来说,习俗、传统和权威都有着不容置疑的价值。而哲学思考却恰恰要打破生活世界中未经反思的自明

性,要悬搁判断,要质疑习俗、传统和权威的真理性和真理性,要变“熟悉”为“陌生”,要从“意见”上升到“真理”。哲学的发问以“什么是”或“是什么”(Was ist)为基本语式,它追问事物的本性或自然,它把目光从切近引向遥远,从当下的行动生活引向忘却时间的沉思。与共同体的需要相比较,哲思在本性上是“疯狂的”,是“出轨之思”(德语中的 verrückt 意为疯狂,而其字面含义恰是“出轨”或“越位”)。如果一个人不是偶有“出轨之思”,而是为爱欲所充满,以思想为自己的生活,安居于常人眼中的无家可归,那就是所谓的哲人了。哲人是以哲学为家的人,对于哲人而言,哲学乃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迈尔的政治哲学概念的起点,政治哲学的第一要义在于重申哲学的本义乃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在于重新思考什么是哲学。

迈尔的政治哲学概念以哲学生活概念为出发点和归宿。另一方面,哲学生活概念又必需政治哲学概念,因为一旦哲学被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追问者就由此重新回到政治的领域:他就必须得面对政治共同体对于“好生活”的判断或定见,意识到政治生活与哲学生活之间的张力;他必须掉转追问的矛头,反观政治体的礼法与信仰,并反思自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政治哲学所要完成的就是这样一种转向:仰望星空的目光被重新拉回人间,疯狂的哲人重获审慎的品质。如果没有完成政治哲学的转向,那么哲学就会“蔽于天而不知人”,就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认识,就仍是盲目的。如此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着眼于哲人的自我认识,是对反思的反思,是将哲学反思带向它所需要的完成。可见,“为何(warum)政治哲学?”这个问题本身就采取了政治哲学的提问方式,它要求我们在“何以(wozu)是好的”的视域中探究“是什么”(was)的问题,或者使得对于“是什么”的追问无法脱离对于“何以是好的”的回答(《为何政治哲学?》,段19)。并且,“为何政治哲学?”还指向一个更本源的问题,即“为何哲学?”(《为何政治哲学?》,段23)。

在政治哲学概念的理路中,哲人与政治之间有着奇妙的出离又回归、上升又下降的关系。这是事情本身的性质使然。没有对习俗

(政治领域)的超越,就不会有自然(哲学)的视野,所以首先总得出离。然后才能回归,也总得回归,否则,反思的事业就仍然悬在半空,停留在反思的中途。这种运动结构也表现在“为何哲学”的具体论辩中。在迈尔看来,对“为何哲学”这个奠基性问题的回答无法寄希望于所谓的“第一哲学”。因为,一方面,哲学的爱欲固然同样被“第一哲学”的问题所吸引,却不可能也不需要达至完满无缺的“智慧”,而是完全可以满足于“爱—智慧”本身的无尽追索(用尼采的话来说,教条主义者和体系哲学家们不懂爱,不会调情,不知道如何赢得真理这个女人的芳心);另一方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关系到哲人的生活基础,每个哲人必须在当下亲自完成这一问答过程,而不是等待体系工作在将来某一时刻的完成。哲学之为爱智慧的生活,并不预设人类对终极问题会有最后的答案,但一定需要证明,对终极问题的探求是合理的。这种证明只能采取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在与替代者的论辩中完成。正是在这里,哲人遇到了神学—政治问题。人们可以用政治信念或宗教信仰的名义来质疑哲学生活的合理性,因为就“什么是正确生活”的问题,此两者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都给哲学提出了挑战。其中,以政治本身为名义的答案,虽然要求服从,却并没有真正的真理诉求。而只要宗教没有超出政治共同体的诉求范围(如公民宗教),那么哲学在它面前所需要做的就还只是政治的辩护。启示宗教却不然。启示宣称自身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是上帝的恩典,只有信仰之服从才能把原罪之人引向救赎。哲学的怀疑和追问试图以人的智慧来探求真理,在人类智慧的基础上回答道路和生命的问题,这只能是虚妄的骄傲,是罪。启示宗教的真理诉求在根本上否认了哲学生活的正当与合理,哲学在此遇到了最严苛的挑战者。启示宗教的挑战当然有政治的层面,不仅对哲学生活的现实可能性提出挑战,也对政治共同体的权威提出了挑战,面对启示宗教的挑战,政治哲学需要在政治上反驳任何形式的神权政制,将宗教重新纳入政治需要的规约之下(详见第三篇《政治的权利与哲人的认识》,第二篇《哲学的更新与启示

宗教的挑战》也部分地涉及这一方面)。可启示宗教的挑战还有超越政治的层面,此即上帝及其福音的真理性问题。随着真理问题的展开,政治哲学又一次出离了政治。政治哲学的神学—政治辩证法由此而超越了客观精神的层面,达至绝对精神的领域。可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这个领域,就无法有效地回答启示宗教的挑战,就只能在事实上拖延问题的回答。因为,在终极问题获得完满的解答之前,人类又如何能够证明或证伪上帝的存在呢?就哲学生活的奠基而言,上帝的存在问题仿佛一个思想的泥潭,让人裹足不前。于是政治哲学另辟蹊径,转向对上帝属性的论辩。一方面就信仰者对上帝属性所做的断言进行分析,把诸如爱和公义等属性回溯至政治生活的基本需要,此即所谓的针锋相对论证,因为它以信仰所宣称的神性作为基础展开论证,揭示对方所没有意识到的前提和矛盾;另一方面通过对哲学意义上的“完满存在者”的刻画来描绘哲学生活,并确立自然神学的标准。如迈尔所解释的那样,在施特劳斯的《思索马基雅维里》中,针锋相对论证将启示宗教的上帝揭示为僭主;与此相应,我们可以说,自然神学论证确立了有德君主的标准。神性问题和政治问题在此出现了有趣的相关性。随着神性问题的论辩,政治哲学又一次回到了政治的领域,由此赢得对话得以展开的地基。但和第一次一样,超越之后的回归都不再局限于原点。“什么是神?”这个问题最终所指向的是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是哲人的自我认识。

二

“本书尝试将政治哲学规定为哲学概念,并让政治哲学面对面地经受启示宗教的挑战。”以上所论,可以说,是对这句开篇语的一个诠释。而作者的这句开篇语,又可以被视为他就本书标题所做的一个说明。“政治哲学”与“启示宗教的挑战”之间的“与”,不是一个偶然的关联,而是内在于政治哲学这个哲学概念本身当中的联

系。“启示宗教的挑战”(Herausforderung der Offenbarungsreligion)其实有着双重含义。首先并且主要的含义是启示宗教对政治哲学所提出的挑战,这也是通常的读法;其次的含义是政治哲学向启示宗教提出来的或启示宗教在这本书中所受到的挑战,这个第二层含义是隐藏着的,其次的,但并非不重要。以上分析也大致说明了,政治哲学与启示宗教的“面对面”,这种神学—政治辩证法的展开,最终服务于哲人的自我认识。挑战亦激发被挑战者加深对于自我的反思,书名当中的 Herausforderung 因而在“挑战”之外,其实还有“激发”的含义(就此可参看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的重版序言中对 Herausforderung 的双重含义所做的运用和解说:“在这里,德语词 Herausforderung 既有 Challenge[挑战],也有 Provokation[激发或触发]的含义。”)对于政治哲学来说,启示宗教的挑战同时又是一种激发。无疑,在这两种类似的情况下,译者只能取词语在文本当中的主要含义,这是翻译所不得不接受的局限。

德语当中的 Lehre 和 Doktrin 在汉语中只能一并译为“学说”,可在迈尔那里,这两个概念有着细微的差别。简单来说,Lehre 含义较广,Doktrin 含义较狭,Doktrin 是 Lehre 当中容易作为教科书内容或学派共见来被传讲的一种。比如,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学说,马基雅维里的命运学说,卢梭的公意学说以及施特劳斯的“古今学说”,在原文中都是 Doktrin。将施特劳斯的古今学说界定为 Doktrin,是这本书的核心文章《哲学的更新与启示宗教的挑战》的论题之一,也是全书中最为惊人的部分之一。译者将 Lehre 和 Doktrin 一并译为“学说”,但在 Doktrin 出现的地方,除了明显重复之外,都标了原文。当然,对于迈尔来说,更根本的是思想(Thought, Denken)与学说(Teaching, Lehre)的区分,其次才是 Lehre 与 Doktrin 这一从属区分。思想与学说的区分是其解释学的基本入手点。这里无法展开论述迈尔的解释学(具体可参看《施特劳斯的运动:哲学史与哲人的意图》,中文载《隐匿的对话》,以及本书第二篇第一部分),只能联系本书第二和第三篇的副标题对之加以简单说明。专为本

书而作的第二篇和第三篇事实上构成了本书的主体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把第一篇读作全书的引论),第二篇侧重从理性奠基的角度,第三篇则侧重从政治辩护的角度,回应启示宗教的挑战。而这两篇的副标题又有着相同的结构:“论施特劳斯的《思索马基雅维里》的意图”和“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意图”。所谓“论述意图”,实际上是要通过解构哲人在著作中所构造的学说,来进入学说背后的思想运动。这个解构、进入、运动的过程围绕着“政治哲学的实事”,参与了神学—政治问题的提出和解答,而参与者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哲学生活的奠基并深化哲人的自我认识。在此意义上,迈尔把施特劳斯的《思索马基雅维里》称为一本“用评注和批判来保障”、“以至高的精审所写成的神学—政治论”(《哲学的更新与启示宗教的挑战》,段1)。在“评注”这种学术文体底下隐含着的,是一篇神学—政治论。而这也适用于迈尔自己的“意图”论述。

与 Lehre\Dogmatik 情况相反的是,Volk 一词在德语中具有可能的含糊性,在汉语中却要准确地地区分为“人民”和“民众”,而这两个词语的色彩差别甚大。大概来说,在有关马基雅维里的第二篇中,Volk 基本上意为与“君主”或“贵族”相对的“民众”,而在有关卢梭的第三篇中,Volk 基本上意为拥有主权、囊括了整个政治共同体的“人民”。当然这一区分在事实上并非绝对,因为民众是人民当中的绝大部分,在人民主权的共和理念之下,民众与人民的区别往往只是概念侧重点和修辞色彩的差异。为避免混乱,在第二篇中,统一把 Volk 译为“民众”,在第三篇中则统一译为“人民”。至于马基雅维里那里的“民众”在文中少数地方是否有“人民”的含义,而卢梭那里的“人民”在文中少数地方是否有“民众”的含义,这要读者自己去体会了。

三

第一篇《为何政治哲学?》之前已有林国华译本(题为《为什么

是政治哲学?》，刊在《隐匿的对话》，华夏出版社，2007），译者在翻译时作了参考。第二篇中引自《思索马基雅维里》的段落，译者也对照了申彤译本（题为《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译林出版社，2003）。翻译第三篇的时候，引自《社会契约论》的段落均根据何兆武译本（商务印书馆，2003），译者只在少数几处根据迈尔的德文译法做了调整。刘小枫教授看了初稿，在汉语方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让我受益匪浅；编辑陈希米女士帮我改正了诸多错漏；学友斐迪南德（Ferdinand Deanini）和瑞恩（Ryan Scheerlinck）在拉丁语和法语方面给予译者很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孙周兴教授，在他 07 年秋季开设的海德格尔翻译课上，我学会了翻译的基本常识和感觉。最后要感谢迈尔教授五年来的悉心教诲，能有这样的老师，是学生的幸运和幸福。

译事艰难，译者能力也有限，若有不当乃至错讹，望读者批评指正。

余明锋

2014 年 3 月 19 日 慕尼黑

前 言

[7]本书尝试将政治哲学(Politische Philosophie)规定为哲学概念,并让政治哲学面对面地经受启示宗教的挑战。本书所依循的看法是:哲学必须与可能提出来反对自己的最强有力的异议相对峙,必须在这种对峙中证明自身的权利和必然性;本书还主张,这种对峙该成为政治哲学的职责(Officium)所在。正如哲学不能被理解为一门学科或一个文化领域,政治哲学也不能被理解为哲学花苑中的一块田地或一个特殊分支。政治哲学毋宁是一种特殊的转向,是一种观看方向和提问方向的转变,这种转变为哲学在整全中奠定了一种分别。因为,哲学只有在对其前提的沉思中,在与其最为严苛的替代者的相遇中,才能完成自身的反思性。本书的第一部分在对其事实的一种四重规定的意义上来把握政治哲学的概念:按照政治哲学的对象,即政治事物或人类事物;作为哲学的一种样式或着眼于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顾及哲学生活的理性奠基;以及最终作为哲人的自我认识之所,而这又将其他三重规定连成一体。这四个要素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既分殊又贯通的整全,整全有着各式各样的历史形态,却又保持着内在的统一。第二和第三部分则通过解释政治哲学的两篇杰作来示范性地阐明这个概念。

位于中心的是对施特劳斯(Leo Strauss)最复杂也最有争议的著作《思索马基雅维里》(*Thoughts on Machiavelli*)的深入研究。施特劳斯把“政治哲学”的概念[8]引入了哲学论述,在他的这本内容最为丰富的著作中,施特劳斯将标志着政治哲学开端的苏格拉底问题与命名了现代政治哲学开端的马基雅维里问题连接起来。位于苏格拉底与马基雅维里之间的是启示宗教的神学和政治挑战,《思

《索马基雅维里》是施特劳斯就此写下的最为惊人的论述。

第三部分包含对卢梭(Jean - Jacques Rousseau)的《社会契约论》(*Du contrat social*)的一种新解释。对这本书的理路和构造的解析说明了,只要还没有把它读作对于一切形式的神权政治构想的系统的政治哲学回答,就无法恰切地理解卢梭的这本最为著名的著作。《社会契约论》清楚地规定了政治的权利和边界,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另一本现代哲人的著作能够与之媲美。

《为何政治哲学?》本是我于2000年2月16日在慕尼黑大学大礼堂所作的教授就职演说。它在2000年单独发行,2001年再版,并被译成了五种语言。德文原版已脱销很久。另外两篇是对2000年的这份纲领性草案的印证和充实,两篇皆专为本书而作。《哲学的更新与启示宗教的挑战》写于两个讨论班期间,即我于2010年夏季在慕尼黑大学和2011年春季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史委员会所开设的《思索马基雅维里》讨论班。2012年春季在芝加哥举行的《社会契约论》讨论班为《政治的权利与哲人的认识》做了准备。在2012年9月、10月和12月于哈雷大学、苏黎世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的公开演讲中,我宣读了第1和第2节的部分内容。我从1974年开始着手研究《社会契约论》。2000/2001年冬季学期和2006年夏季学期,我在慕尼黑的讨论班都以《社会契约论》为主题,并在很久之前,在1980年夏季,我受黑尼斯(Wilhelm Hennis)邀请和他一起在弗莱堡大学所举办的讨论班,也以《社会契约论》为主题。[9]《思索马基雅维里》则在1977年10月的第一次阅读后就一直陪伴着我。它属于那种要求读者日思夜想并能日夜从中受益的书。

迈尔

2013年4月8日,芝加哥

目 录

中译本序	(1)
前言	(1)
为何政治哲学?	(1)
哲学的更新与启示宗教的挑战	
——论施特劳斯的《思索马基雅维里》的意图	(24)
一	(30)
二	(48)
三	(89)
后记	(121)
政治的权利与哲人的认识	
——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意图	(128)
一	(128)
二	(147)
三	(166)
四	(183)
人名索引	(207)

为何政治哲学？

[13]我们都知道阿里斯托芬在《云》(*Wolken*)中为哲人和非哲人们所描绘的哲人画像。这部极著名也极为值得深思的戏剧向我们所展现的哲人,被一种炙热的求知欲所充满,完全献身于研究。哲人在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既不让自己受爱国主义动机或社会利益所引导,也不让自己受善恶、美丑、利害的区分所规定。宗教禁令同多数人的权力和无知者的嘲讽一样,不能让他恐惧。他最为关心的是自然哲学和语言哲学,尤其是宇宙论、生物学和逻辑学问题。其精神力量之尖锐、科学精神之刚毅和语言能力之优越,为他吸引门生、赢得同工,襄助他进行动物学实验、天文学和气象学观察,或者几何学测量。哲人的自制和坚忍使得他能够经受在实施自己的科学计划时所遇到的一切匮乏。然而,他缺少审慎(*Besonnenheit*)。虔诚和正义并不在那些为他赢得声名的特征之列。对他来说,权威和传统没有任何意义。他在革新之际对古老而受人尊敬之物的顾忌,和他在教学时对性命攸关的社会需要的考虑,同样微乎其微,他与自己的朋友和门生一道处身社会的边缘。哲人在其中从事研究的场所根本上靠外在的自愿捐助来维持,而且,这样的场所还多亏了其深深的孤寂和落寞才能存在。这场所仿佛一个气泡,只通过一点微弱的气流交换与周遭相连。而学派的预防措施又是如此不充分,[14]进入限制又被运用得如此草率,以至于门外汉只要愿意,无需进一步的能力检验,就可以被接纳,就能够成为最惊人的论断和论证的见证者。那情形,就仿佛哲人对一位新入门者说了类似这样的话作为开场白:人们在共同体中所敬拜的至高的神不仅不存在,